



聞名國際的暢銷小說及傳記作家 Anne Edwards，向讀者獻上這部以名望、野心、背叛和熱戀為主題的力作。在這部根據真人真事所寫成的小說中，「歌劇女神雅典娜」有一副絕妙的歌喉，有異乎尋常的迷人氣質，經過不懈的努力，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歌劇女高音。她的私生活極富戲劇色彩，幫助她迅速攀登事業頂峰和引她動情的幾位男人各具特色，他們的故事已近乎傳奇。

音樂小說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

LA DIVINA

Anne Edwards 著 季宏譯
世界文物出版社 出版

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

LA DIVINA

Anne Edwards 著

季 宏 譯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 / Anne Edwards 著；
季宏譯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世界文物，民84
面：公分
譯自：La Divina
ISBN 957-8996-60-8（平裝）

874.57

84004122

LA DIVINA

by Anne Edwards

Copyright © 1994 by Anne Edwards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, Taiw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/o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New York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ribb-Wang-Chen, Inc./ Bardon- Chinese Media Agency

國際中文版授權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

新台幣380元

著 者 / Anne Edwards
譯 者 / 季 宏
執行編輯 / 鄭 世 文
編 輯 / 王 秀 婷
封面設計 /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
發 行 者 / 鄭 少 春
登 記 證 / 局版臺業字第0757號
出 版 者 / 世界文物出版社
地 址 /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60巷2號
電 話 / (02) 321-1291 · 351-8201
傳 真 / (02) 312-0484
郵 撥 / 16618294
排 版 / 鑫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 刷 /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57-8996-60-8

初版一刷：民國84年（1995）7月

10987654321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

LA DIVINA

Anne Edwards 著

季 宏 譯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 / Anne Edwards 著；
季宏譯。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世界文物，民84
面：公分
譯自：La Divina
ISBN 957-8996-60-8（平裝）

874.57

84004122

LA DIVINA

by Anne Edwards

Copyright © 1994 by Anne Edwards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, Taiw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/o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New York

Copyright licensed by Cribb-Wang-Chen, Inc./ Bardon- Chinese Media Agency

國際中文版授權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歌劇女神的愛恨情仇

新台幣380元

著者 / Anne Edwards
譯者 / 季宏
執行編輯 / 鄭世文
編輯 / 王秀婷
封面設計 /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
發行者 / 鄭少春
登記證 / 局版臺業字第0757號
出版者 / 世界文物出版社
地址 /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60巷2號
電話 / (02) 321-1291 · 351-8201
傳真 / (02) 312-0484
郵撥 / 16618294
排版 / 鑫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 /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57-8996-60-8

初版一刷：民國84年（1995）7月

10987654321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

序 曲

1965年3月，巴黎

在黑暗中的一個角落裡，一張唱片在留聲機鑽石針頭下旋轉著。雅典娜屏息靜聽唱片中自己的聲音，那是歌劇《托斯卡》中的詠嘆調〈無形的願望〉(Voglio vederlo)，她扮演托斯卡，戰慄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。托斯卡擔心小小的請求也會遭到殘酷的拒絕，便懇求史卡畢亞，讓她去看一眼備受折磨的情人。雅典娜用牙狠狠咬住顫抖的下嘴唇。

「讓我見見他，」她低聲說：「噢，上帝，讓我再見他一次吧。」她那一頭捲曲的濃密黑髮披落在身後，豐滿的乳房在紅色緞子緊身睡衣下隆起。威儀的站姿使她顯得更高了。雅典娜·瓦羅斯也許是她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歌劇女伶，說她是個美麗女人並不能完全表述她外貌驚人的動人與和諧：那雙深色的明眸又大又富於表情；希臘人的身段像雕像一樣端莊；下顎寬潤、嘴唇含情、面部清秀。雅典娜在鏡子裡，在海報上，在雜誌封面看到自己的形象，有時也吃一驚。世人視她為歌劇舞台上的女神，她自己並不感到有這麼強大，她在內心深處總感到自己是個承受不了壓力的弱女子，連自己母親的歡心也討不到。

灰白色的晨曦透過厚厚的絳紅色天鵝絨窗簾的一角，在室內地毯上投下一縷模糊的光。她徹夜未眠。新的一天是難熬的一天。這一天天黑時，馬諾將與世界社交界一位顯赫的女子結婚，此人富有、貌美、年輕，比雅典娜小十歲，只有馬諾的一半歲數大。但她與國際政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，可以幫助馬諾掌握權力，而權力正是馬諾孜孜以求的。但馬諾是她雅典娜的，她愛了他十一年，愛他勝過愛自己，愛他勝過愛音樂，甚至為他獻出生命也心甘情願。雅典娜能做些什麼去阻止他與那個女人結婚呢？她無能為力，什麼也做不了。但是，如果她能再見到他，直視他的眼睛，撫摸他的手，她就會知道，就如純情男女才能體味的那樣，他是否真愛那個美國女人——麥克馬斯特的年輕遺孀，麥克馬斯特億萬不動產、石油和大船隊的唯一繼承人。

雅典娜把自己關在房裡，足足有三天了，不接電話，除了女僕楊妮，誰也不見。窗外的巴黎熱鬧繁華，但是沒有馬諾的巴黎給雅典娜帶來痛苦，她在閉門謝客的三天裡，把百葉窗關上了，把窗簾拉上了。如今，她在冷冰冰的臥室裡，捲曲著身子，蓋著被子。大約還要過一小時，到七點半的時候，大樓才有暖氣。昨天晚上，她沒讓楊妮在臥室生火。她需要想想自己該怎麼辦。那群新

聞記者無疑已在大樓的門廳安營扎寨，舉著照像機等待她的出現，希望看到被拋棄的情婦、步入中年的歌劇女伶，在備受不眠的煎熬之後，顯得神情恍惚，容貌憔悴，搶拍到這個鏡頭，便去登在庸俗雜誌的封面上，與馬諾未來新娘光彩照人的青春形象並列在一起。也許更糟，是和新婚夫婦的照片並列在一起，而那對新婚夫婦，正動身去馬諾擁有的熱菲魯斯島度蜜月，恰巧是在那個島上，雅典娜與馬諾墮入愛河。

雅典娜知道，無論如何，她必須保持尊嚴，否則以後再也無法面對觀眾了。

「我備受折磨的靈魂！」她不由自主用深沉宏亮的聲音念了一句台詞。

「不！不！不！」雅典娜喊出聲來。「全都錯了！」她多次扮演托斯卡，卻並不喜歡這個角色，也從來不滿意自己的演唱效果。那是個沉重的角色，但聲音必須輕柔，猶如運動員的身體遊刃有餘。這次錄音完全失敗了，評論界會注意到的。她沒法對評論界說，樂團指揮是一頭沒有樂感的笨驢子，扮演史卡畢亞的貝里蒂諾也好不了多少。她是女神雅典娜·瓦羅斯，不論在什麼環境裡，觀眾都期望她處在巔峰狀態。

雅典娜抬起身子靠在枕頭上。音樂的節奏糟透了，簡直無法聽下去。她把腿伸出床沿，忘記了寒冷，光著腳走過黑暗而又熟悉的房間，來到留聲機跟前，挪開針頭，拿出唱片，隨手扔到沒有生火的壁爐裡。「全錯了！全錯了！」她高聲喊叫，一把火似乎突然在腦袋裡點燃，迅速燃遍全身。「錯了！錯了！錯了！」她激動得雙手發顫，身體搖晃，兩腿酸軟，癱倒在地上，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。這時，響起了撞門的聲音。

「小姐！小姐！」楊妮喊道：「妳沒事吧？」靜了一會兒，又響起敲門的聲音。「小姐，讓我進去！讓我進去！」楊妮在上了鎖的門外喊。

在雅典娜看來，這一戲劇性場景，似乎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。她好像靈魂出了竅，在一旁觀看那個狂怒的人，尖聲喊叫著在地毯上亂爬，彷彿正扮演著一齣希臘悲劇中的角色。突然，她回到了現實之中，知道那個角色就是她自己，感覺裸露的肩膀有些涼意。

「小姐！」楊妮還在門外喊著。

雅典娜想站起來，但做不到，只好爬到床邊，抓住床腳，順勢站了起來。「等一等，楊妮，等一等，」她喃喃自語，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聲音太輕，在門外是聽不見的。那邊又響起敲門的聲音。她拿起長睡衣，把手臂伸進袖子裡，踉踉蹌蹌朝房門走去。「楊妮，妳是一個人嗎？」她問話的聲音響了些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只有我一個人。」

雅典娜轉動鎖匙，小心打開門。走廊裡點著燈，光線突然投射過來，使她眼前出現了一道白色的霧障，楊妮矮胖的身影，也罩上一層濛濛的霧。雅典娜站在門口，擋住房門，一時間分辨不清，眼前這個人是不是她可敬的老朋友。楊妮雖是她的僕人，也是她的朋友。

「小姐，瞧瞧妳自己！妳會凍死的！」

楊妮胖乎乎的手臂抱住她的肩膀。雅典娜感到楊妮豐滿的身軀傳過一股暖流，便任由她擺布，回到室內，在楊妮的幫助下，上了床。

「我把窗簾拉開好嗎？」楊妮問。

「不，別拉開。」

「我生個火，好嗎？」

雅典娜把頭靠在枕頭上，覺得身體很虛弱。她什麼也沒有說，只是如同在夢境中注視著楊妮生火。那火焰閃爍著，晃動著，帶來了生氣。

「今天廚師休假，卡斯珀里小姐也要過幾個鐘頭才來。這裡沒有別人，妳不必擔心。」楊妮輕聲細語地說。她背對雅典娜，跪在地上，掃著唱片的碎片，但隻字不提唱片的事。

「記者還在樓下嗎？」

「看門人把他們趕走了。我最後一次從客廳窗戶朝外望去時，還有一群記者在街對面的公園裡等著。不過，那是一小時以前的事了。妳不必擔心這些人。卡斯珀里小姐說，如果妳想外出，妳可以到地下室去，那裡有一扇門，通往旁邊的大樓，那麼走就可以避開記者了。」這時，壁爐的火著旺了，火焰升高了，大理石地面上的影子狂飛亂舞起來。楊妮站起身來，走到床旁。

「小姐，這一切會過去的，就像過去經歷的磨難都過去了那樣。我並不是說，妳會忘了他。但妳會弄明白，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東西，比眼前看到的多得

多。凡事都事出有因，妳記住我的話。到時候，妳就會理解這一切的。」

雅典娜努力裝出微笑的樣子，突然身上一陣輕微的戰慄，淚水溢滿那雙黑色的大眼睛。「要是沒有妳，楊妮，我真不知該怎麼辦！」她說。

「我猜，只有從容對付了。我給妳準備了早餐，如果妳想吃，我就去給妳煮咖啡和熱奶。」

「我不會有事的。這裡只有我們兩個人，妳可以把門打開。」她對楊妮說。

雅典娜靜靜躺著，聽著楊妮沉重的腳步聲，從走廊走向廚房時變得越來越輕了。她朋友的頭髮什麼時候變得灰白了？她想，也許是最近的事，但她記不清了。楊妮跟隨她已不止二十五年，從她十七歲在雅典國家劇院首次擔任主要角色起就開始服侍她。當然，她扮演的是托斯卡，對一個如此年輕的女子來說，這是一個困難的角色，而且是在幕布拉開前不久女主角病了，導演找不到人代替，出於無奈才讓她上台的。雅典娜演得不算壞，也不算十分出色，但卻得到認可，從此嶄露頭角。

爐火熊熊，吸引了她的視線。楊妮說得對。她經歷了那麼多磨難，但都挺過來了。她經歷了戰亂，頂住了母親的勸誘，承受了父親去世的哀痛，熬過了與羅伯托結婚那惡夢般的歲月，為獨立和成名進行了艱苦的奮鬥。她深深嘆了一口氣，心裡沉甸甸的，好像灌滿了鉛似的。現在，馬諾背叛了她，她這一次挺得過去嗎？

留聲機上沒有唱片，但還在旋轉，發出嗡嗡的聲音，令她煩惱。她起床把留聲機關了。從拉緊的窗簾底下透進來的灰暗晨曦，已轉為柔和的淡紫色。窗外的盧森堡公園，在不同的季節裡呈現多彩多姿的景色，這是她喜歡這間公寓的原因之一。三月的巴黎並不十分美，但花園裡到處是嬌嫩的花蕾，她昨天還注意到，栗子樹已含苞欲放。

她走向看得到花園的窗戶，用力拉繩，把窗簾拉開。就在這時，似薄紗的輕柔晨光，被一個可怕的形象撕得粉碎。一個衣著襤褸、蓬鬆的長髮垂到肩上的年輕男人，從陽台的角落裡跳了出來，他可能一直藏在那裡，只見他舉起照像機對準了她。她尖聲叫了起來，眼前出現了耀眼的閃光。那男人也罩在耀眼

的光線中，她看不清他是誰，也看不清他身後的東西。她感到自己有被那團巨大的白光吞噬的危險，便又尖叫起來。她一臉恐懼；攝影師探身向前，想安慰她，不料她的腿再次酸軟，無法支撐她的身軀。她跌倒在石板地上，絕望地喊：「馬諾！馬諾！」那個陌生人、陽台的鐵欄杆、花園裡的樹梢，此時轉化成一個形象：向她奔跑過來的馬諾。隨後，他也消逝了。她難以接受那痛苦的現實，便強迫自己回憶，回憶從前的日子，是的，回憶馬諾成為她生活全部內容之前的日子。

序 幕

1938年，紐約市布朗克斯區

1

雅典娜的姨媽塞拉菲娜瘋狂地愛上比自己小十五歲的莫伊夏·康丁斯基，那時雅典娜只有十一歲。莫伊夏是鄰居一個猶太屠夫的兒子，皮膚黝黑，面目清秀，愛拉小提琴，常背誦一長段一長段費解的詩，還說將來要當個著名的劇作家。塞拉菲娜與姐姐庫莉、姐夫米克洛·瓦羅索波洛以及姪女雅典娜住在一起，即將度過三十五歲的生日。儘管如此，倘若讓姐姐看到她單獨和莫伊夏相處，便會引起姐姐的狂怒。所以，在1938年漫長而炎熱的夏天，塞拉菲娜經常讓雅典娜跟自己做伴兒，並常常拿糖果給胖胖的外甥女吃，要她保持沉默，別說出情人約會的情景。雅典娜的母親是不給她糖果吃的，她對姨媽的請求便應允了。

庫莉去拜訪她的希臘朋友的時候，莫伊夏和塞拉菲娜幾乎每天下午都約會。米克洛一家所居住的公寓，有點像火車的車廂，就在布朗克斯區一棟改建過的棕色石頭住宅的第五層，也是最高一層，只有他家的人，能爬上屋頂。莫伊夏往往要爬過鄰近兩棟樓的屋頂，才到她的住處，如果屋頂的門沒有鎖，表示庫莉外出了。塞拉菲娜住在前臥室，離門口不遠，雅典娜住在後臥室，比較僻靜，這對情人在下午約會，便選中了雅典娜的臥室。雅典娜的臥室還有一個優點，就是窗外有一個逃生梯，庫莉如果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家，莫伊夏便可利用這個小梯子，迅速撤退了。

在這個八月的汗流浹背的下午，雅典娜寢室的床，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，塞拉菲娜大聲喊叫，「天哪！天哪！」這聲音，在緊閉的房門外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雅典娜那身棉布連衣裙粘在皮膚上了，又黑又粗的辮子也濕透了，她只得離開偷聽的地點，到廚房去喝杯涼牛奶。米克洛一家人，尤其是庫莉，占據通往屋頂的優越地位，油然而生一種比同座樓其他居民更得勢的感覺。但住在最

頂層，冬天要受凍，夏天要挨烤，滋味也不好受。

「我離開希臘的家，難道是要住到這烤箱裡來的嗎？農夫、猶太移民、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也許能住這樣的房子。」雅典娜的母親黃褐色的雙眼冒著火，氣呼呼地指責雅典娜的父親。「我竟然住這種地方，簡直不可思議。我真不該嫁給你！真不該！我父親是參議員，受人尊敬。我本來是可以挑夫擇婿的，嫁個有錢人，嫁個有學問的人。可是現在，我成了什麼人了？一個窮移民的老婆。我對你說過，我們絕對不應該離開雅典。你就是不聽。你這個又蠢又自私、異想天開的傢伙。」數落一頓之後，她會悄悄沒聲兒地哭個沒完沒了。米克洛無法安慰妻子，一張蒼白的瘦臉肌肉失卻控制，一雙修長的手插在褲兜裡抖個不停，他只得離家外出，深夜再回來。

1926年，青年畫家米克洛滿懷希望，攜帶妻子和小姨子來到美國。一年後，雅典娜誕生。米克洛一幅畫也沒有賣出去，錢卻花光了。為了養家，他接受了印刷公司畫插圖的工作。1930年，經濟大蕭條席捲美國，他只好改做排字工。米克洛逆來順受，把素描本、畫布和油彩收了起來。雅典娜對父親的決定特別氣憤。父親的作品使她驕傲和欣喜，給父親當模特兒更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一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，天氣很冷。塞拉菲娜和庫莉去聖尼古拉教堂，為主顯日的慶典幫忙，雅典娜和父親乘高架火車，去大都會博物館。雅典娜問父親：「你為什麼不畫我了？」

「我擱筆了，雅蒂。不再做夢了。我現在去觀賞真正畫家的畫。」

「你是真正的畫家，爸爸，」她急促地回答。

「不，雅蒂，我不是。如果我是，我是不接印刷廠的工作的，即使妳媽媽勸也不行。」

雅典娜喜歡陪父親去大都會博物館參觀，因為在博物館的那幾個下午，父親顯得比其他時候高興。他會久久地站在一幅畫前，給女兒講述那為什麼是天才之作。有時，他周圍會聚集起一小群人，專心聽他講解。她向後一瞥，總能發現幾個觀眾挪近油畫，十分感興趣地研究起來。

每逢星期六下午，他只要有空，就會帶女兒到公共圖書館去，瀏覽那些他從來也買不起的厚厚的畫冊。中央圖書館還有一個借唱片的部門。一天下午，